

Lt:Hrs

第 304 期 投稿信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加拿大: 安非奇

安非奇自选

如果

如果你的心一直被悲伤笼罩 黎明的光就会失去色泽和重量 如果乌云不肯散去 雨季就会缓慢冗长 如果你没有在河流湍急时驻足 你就会长久徘徊不知道何去何从 如果岁月最终让爱情清冷冷静 我们和时间赛跑又有什么意义

长 温暖从众多陌生面孔传递给我 那些和我肩并肩 一样有褐色眼球的人 张开他们卷曲的耳朵 眼里流出蜜糖的光 他们如此幸福 仿佛和我一样

一个女人是一个家

一头雄性动物在荒原上 垂头丧气 它刚刚失去获得一个家的权力 它拼尽全力去进攻 却无法赢取最后胜利

两个影子并立

消失于夜幕之下 一头雄性动物悲哀地望向远方 想象在过去 它曾拥有过一个家

冥想

你赋予我神力 我重铸时间的刀 在陌生的宇宙中 建构一个神秘的国度 当一象形文字 真实而准确定义自由 并允许它 以不超越人的意志 存在 我就会沉沉睡去 在你广袤的怀里

相似的人

我们那么相似 从同一片森林走来 耕种一小块土地 整理松软的草垛 有一只小小的院子 种满雏菊, 铃兰, 蔷薇和树 我们欢乐的树只结欢乐的果子 欢乐的果子包裹坚硬的核

我们终日劳作 偶尔想起来这个世界 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我们只能在旷野上奔跑 拼命追逐 闪电雷鸣暴雨 祈祷它们点燃 不能被命名的火焰

我们在雨中拥抱 在火中拥抱 在风停歇时拥抱 如果身体的火烧毁了记忆 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相似 我们于是可以 ——长久 ——拥抱

走在人群中

当我从黑夜醒来 走在人群中 幸福像拔丝山药那样细腻漫

周厚春 (中国·岳阳)

周厚春词三首

浪淘沙·春意正浓

软软小春风, 姹紫嫣红。燕子归来旧舍中。腊雪寒霜皆远去, 少女花丛。

三更清梦醒, 醒且迟还寝。锦绣山川图, 画菜泛南湖。

卜算子·遗物

雨夜寂沉沉, 木叶如滴泪。故母遗物物件中, 应感盒奁异。

撬启小盒盖, 仅只微潮纸。怪论闻闻气味儿, 泪水辛酸味。

菩萨蛮·梦也南湖

春风熨暖南湖面, 千般熨烫千波卷。绿水染青山, 云天共水蓝。

作者简介: 周厚春, 中国岳阳市, 铁道部作协成员。各大报刊发表诗词两百多首。

书的封面上, 阳光明亮柔和, 长发流动如瀑。这是我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阳光屋》。手捧新书, 犹如捧着刚出生的婴孩, 惊喜、欣慰、快乐。阳光屋里, 每一个故事都承载了海外华人移民之旅的挣扎、奋斗, 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身后, 都拖着一行踉跄执着的脚印。

《阳光屋》的故事岂止记录北美华人移民路上的酸甜苦辣, 更是自己文学梦的追寻之旅, 时断时续, 坚定执着, 仿佛前方也有一座阳光屋, 召唤着一路攀爬。

回首来时路, 我的文学旅途始于移民之初的刻骨孤独, 浩荡人间, 找不到生存位置, 灵魂无处安放的飘浮之感, 犹如太平洋的波涛汹涌澎湃, 一波一波将自己淹没。上个世纪末, 网络不发达, 电话费用惊人, 与父母的联络主要依靠书信。异国漫天的风雪中, 写信成了排解孤独的唯一途径, 而收到父母的来信则犹如暗夜中的一缕阳光。

那年夏末, 收到母亲一封来信。母亲用她娟秀的字体, 工工整整写了四页信纸。这是母亲收到我上一封信后的回信, 在上封信里, 我寄去了稚子的一些涂鸦。母亲在信中写道: “看到箫(我的儿子)画的两只鸟, 一大一小, 向同一个方向飞来……妈妈想, 是你和箫要飞回来了。”

信笺轻飘飘的, 几乎没有重量, 而它所承载的感情却沉甸甸的击溃人心, 我的眼泪潸然而落, 溃不成军。

九月的加拿大, 黄叶飘零, 秋风萧瑟。儿子尚年幼, 无忧无虑, 沉醉于儿童游乐场的滑梯, 一遍遍爬上去, 又一次次滑下来。坐在醉染秋阳的枫树下, 茫然看着落叶在秋风中狂舞, 不禁悲从中来。胸中涌动着感情如江河澎湃, 不吐不快。于是, 拿起笔, 在一张广告的空白处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 回家后誊抄在信笺上, 润色修改后投稿。大概在十一月中旬, 刊登见报。

我把报纸复印, 寄给了父

酒庄之行

科罗娜是加拿大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来这里, 哪能不品尝美酒呢! 接连两天, 我们驱车前往, 参观了当地好几家酒庄。

科罗娜位于欧垦娜根山谷, 当地的气候特别适合葡萄的生长, 昼夜温差较大, 使葡萄能够凝聚大量的糖分, 而且冬季偏寒冷的天气, 也有利于葡萄自然浓缩冻结, 不易霉烂。

冰葡萄酒是加拿大最著名的特产, 简称为冰酒。冰酒的来源是利用气温在零下8℃以下, 在葡萄树上自然冰冻的葡萄酿造而成的。冰酒的酿造对地理气候要求极为严格, 纬度高, 温度低, 冬季要全然天寒地冻, 但其他季节却又又要够温暖, 因此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能生产冰酒。据说, 欧垦娜根这一带能酿造出加拿大乃至世界上顶级的冰酒。

在一家名叫夏日山坡的酒庄里, 我们品尝到了红冰酒和白冰酒。白冰酒其实呈金黄色, 口感极好。买到好的冰酒并不容易, 因为之前在超市里买到的冰酒大都甜度过高, 口感粘腻, 一直以为冰酒就是那个味道, 直到我在这个酒庄里尝到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才知道原来冰酒真的是有高低之分。红冰酒的价格略贵于

开始我不知道有人上坟。在墨尔本坐火车, 从最北边, 既是起点站也是终点站上去, 看见老外, 拿着一枝花, 用纸一包, 包住花枝。这么多人都拿着花, 干什么呢? 求婚? 老头子老太太也求? 那小孩子呢? 我心说这就奇怪了。

火车到站, 不定哪个站, 老外陆续下去了。

我打量窗外, 隐约能看见坟墓。噢, 是去上坟! 而且他们, 不是必须清明什么的, 什么这个节那个节的, 才去。是随时去。就带一枝花。没有像我们, 抱一大捆去的。很简单, 这一枝花, 也不都是白花, 那玫瑰花, 有红的, 有黄的, 有黑的。他们不管花色, 什么色的都有, 都行; 而且红花还很多。上坟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有的家族墓, 那就一家人来吧, 每个人都拿着花。火车跑四站, 才能把坟场跑完。我好奇, 又返回去, 下车看看。

加拿大: 竹心

也踉跄, 也执着

母和国内的亲朋好友。那篇书信在当地的留学生圈子里也颇具影响。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流浪孕育文学的启蒙, 漂泊成为书写的催化剂, 孤独使自己拿起了笔, 记录移民旅途的心情故事。

然后, 便是忙碌拼搏的新移民生活。学业、工作、家庭、养育儿子, 在英语世界里摸爬滚打, 在陌生环境里谋求生存。身心俱疲, 渐渐远离甚至遗忘了母语-中文。

光阴荏苒, 春秋数载。有一段时间, 赋闲在家, 重新捧起母语。浸泡在博大精深方块字海洋里, 流连忘返。一日在新浪网浏览, 看到一则征文启事“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便写了一篇《母爱装在口袋里》投稿参赛。一个晚上, 家中电话响起, 我接起来。一个略带南方口音的女声问道: “请问是杜女士吗?” “是的。”我回答。 “祝贺您, 您的散文《母爱装在口袋里》获得了征文比赛的三等奖。” “真的吗? 真的吗?” 我激动的语无伦次。后来, 获奖证书和文集寄到了美国家中, 一千元人民币奖金寄给了母亲, 那是2006年的母亲节。

获奖带给我极大的鼓励, 那段时光, 忘却了英文, 沉醉于母语的言语氛围里, 犹如置身于一座鲜花绚烂的花园, 如鱼得水般地自由书写心中情怀。继续在海外报章发表一些随笔散文。特意为自己取笔名竹心。因为偏爱竹子, 一直计划在自家后院种植一片竹林。竹林深深, 竹竿节节, 竹心空悠, 竹绿而雅, 亦是我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态度。

2006年夏季, 我又重回职场。也再一次告别中文, 朝九晚五地奔波在高速公路的尖峰时刻。文学梦的旅途, 又是数年的遗忘和荒废。

2011年夏初, 父亲生病。我往返数次, 陪伴病重的父

亲。我搀扶着父亲, 走在肿瘤医院的小道上, 花木扶疏, 垂柳依依。几步路的距离, 父亲走的气喘吁吁。坐在长椅上, 阳光温暖, 和风拂面, 父亲拉着我的手, 絮叨着他的童年往事。父亲缓缓讲述, 我静静倾听。2012年的春天, 父亲病情恶化。极度的不舍和痛苦里, 我在北美的一个中文网站开通了博客。计划把父亲的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2012年6月底, 父亲撒手人寰。那年中秋, 万家团圆的日子, 我拨通了家中电话, 再也听不到父亲宏亮的声音。强忍悲痛与母亲聊天, 放下电话, 眼泪夺眶而出。夜深人静, 流着眼泪写了一篇“没有父亲的中秋节”, 发在博客。瞬间获得大量阅读和留言。 “你应该庆幸有一个好父亲, 可以用一辈子来怀念。” 一个留言。 “如果有朝一日, 我过世了, 我女儿可以如此纪念我, 作为父亲, 此生足矣!” 另一个留言。从此, 文字成为丧父之后治愈伤痛的管道。

2015年夏季第一次投稿参加北美汉新文学奖, 短篇小说《无家可回》获得小说佳作奖。那年, 美国石油行业低迷, 我就职的一家石油服务公司大量裁员, 并在感恩节前的第三波裁员中不幸中招。失业在家, 却歪打正着, 得以再一次重拾文学梦。并于2017年出版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旧梦如风》。

与此同时, 先后参加了国内外的各类征文比赛, 且屡屡获奖。

此后的几年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并于2021年初夏, 集结出版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阳光屋》。并获得2022年的海外华文著述奖。

关于文学, 我依旧是一个门外汉。从未系统学习过文学课程, 读书也很有限, 只是

单纯的热爱。如果说从前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 更有随意随性书写网络文字的胆量, 那么, 现在的自己, 对于文学有了尚且浮皮潦草的了解, 却不再有从前的底气和胆量, 唯有战战兢兢, 心存敬畏。对于所写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不敢不小心推敲, 几经润色。所谓的无知者无畏, 说的就是原先的自己。知之越多, 越觉欠缺不足。文学之旅, 路途漫漫, 要学习的很多。正如凌鼎年先生在《阳光屋》代序中的鞭策: “在海外文学圈, 竹心还只能算是新人, 但她进步快, 后劲足。如果她的小说题材还能拓宽一些, 思考再深入一点, 估计, 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新移民文坛有她的一席之地。”

满招损, 谦受益, 我愿意继续学习、努力探索, 在文学的道路上, 用自己的母语记录异国的经历, 故国的乡愁, 移民路上的酸甜苦辣、成功喜悦, 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错和最终的融合。

我的文学之旅, 如同我的移民之路, 也踉跄, 也执着, 更有一份持守, 我想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作者简介: 竹心, 女。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 海外华文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小说《美丽的爱》获得第十五届新语丝网络文学奖三等奖。出版两部中短篇小说集《旧梦如风》和《阳光屋》。《阳光屋》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小说类佳作奖。



加拿大: 如玉

加西小城话风情 (下)

白冰酒, 味道更香醇一些, 白冰酒的味道更清醇一些。

而在另一家名叫传教山的酒庄里, 我们则有幸在地下酒窖聆听了庄园工作人员对酿制葡萄酒过程的介绍, 印象非常深刻。

原来, 酿酒的过程和酿醋的过程基本是一样的, 停在其中的某个阶段就是酒, 过了某个阶段就是醋。酒里包含的信息很多, 打开一瓶上百年的酒, 你就能知道当年的雨水、光照、植物生长等等情况。

酒窖里的木酒桶全部产自法国, 大概有七百多桶, 每一桶可以产出三百多瓶酒。据介绍, 葡萄酒里添加有巧克力、香草、椰子、烟草、肉桂等等, 酒发酵的时间不能太快, 快了口感不好, 通常是12到14个月。

工作人员说, 如果喜欢口感丰富一些的就品尝新酒; 如果喜欢口感干一些的就品尝老酒, 无所谓好坏, 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和感觉, 并不是酒龄长的酒就是品质好的酒。

为了保证恒定的温度和湿度, 酒窖里的墙壁是火山

岩, 据说这里六百万年前是火山, 因此保留有火山岩, 这也是当年在这里建酒窖的主要原因。不同地方的葡萄酒庄园会用不同的方法来保温保湿, 比如法国人喜欢用山洞, 意大利人则喜欢利用山坡……

从地下酒窖出来, 工作人员请我们品尝了三种不同口味的葡萄酒, 还准备了一些食物, 并告知我们吃一口食物, 再喝一口酒, 食物就会改变酒的味道。细细品尝, 确有此感觉, 暗暗称奇。原来, 食物和酒之间是真的有互动关系的, 难怪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 像什么红葡萄酒配鱼肉呀、白葡萄酒配鸡肉呀什么的!

三杯酒下肚, 有些醉意了, 醉眼朦胧中打量着庄园里的布置和摆设, 烛台、壁炉、油画、书籍……书架上摆着谁的照片, 有点眼熟, 走近定睛一看, 原来是奥黛丽赫本, 能在这里和公主殿下“相遇”, 真的是开心呀!

水果之乡

离开酒庄已是傍晚了, 天有些阴沉, 像是要下雨的样

子, 我们在小城里漫步, 发现即便是阴云密布, 科罗娜也美得令人心动。

街角处是卖水果的农贸市场, 门口摆着各式水果, 有深紫色的车厘子, 深蓝色的蓝莓果, 深红色的蔓越莓,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形状奇特的明黄色水果, 看着个个颗粒饱满, 非常新鲜, 色彩漂亮, 价格也并不昂贵。

其实, 在小城科罗娜有着众多的果园, 每年夏天水果成熟的季节, 不但本省甚至邻省的人们都会慕名前来采摘水果。人们不但自己享用美味, 常常也会有人把采摘到的新鲜水果寄往世界各地, 与亲朋好友分享。只要包装得当, 这些水果就能保存很久。

这里拥有温暖的湖水、阳光普照的沙滩, 得奖的葡萄酒厂和知名的高尔夫球场, 每年都会有很多青年男女选择到这里举行婚礼。您可以在这里摘果、品酒、赏湖光山色、享悠闲生活……说了这么多, 您觉得科罗娜怎么样呢? 应该算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吧?

作者简介: 如玉, 记者出身, 曾供职于报刊及出版社, 资深媒体人, 以写深度报道、纪实通讯、人物传记见长。

澳大利亚: 李双

一枝鲜花献故人 (二题)

我拿出手机, 上网查了, 那片坟场, 在维州, 最大。老外的坟,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坟, 比我以前见过的中国坟漂亮多了, 也大多了。有不少雕塑, 雕刻, 花饰, 几乎都是缩小版的宫殿, 非常考究, 非常辉煌。估计那造价, 不比一幢房子低。那些大树, 都是两三个人抱不过来的, 参天拨云, 很威武, 简直就是森林公园, 根本不像坟场。但又感觉得到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老外的上坟文化我是理解的, 它简单啊! 我们的繁琐多了, 要烧纸, 还得点上一炷香, 一炷不够两炷, 两炷不够点上一把香。尤其到了清明节, 再摆上供果儿, 品种多了! 人死都死了, 没必要啊, 没意思啊! 祭拜完逝者, 接着

要吃点东西, 糕点啊, 水果啊; 老头子, 还要带酒。够忙乎一阵。

别人我管不了。我自己, 一定要向老外学习, 病重了, 不一定在医院里死熬, 要及时回家, 寿终正寝。坟墓辉煌那一块我不学, 学不了; 上坟要学, 学那种简单, 那种省事。况且, 都说女人美如花, 其实花朵才美如女人; 那种单枝的大朵的花, 最像女人。

坚定信念

记得今天该倒绿桶。家里没有杂草, 那就免了。

偶然在窗户里看见, 左邻推出了蓝桶。再看右邻, 也推出了蓝桶——可回收垃圾。纸壳之类, 我家有啊! 赶紧! 收拾完毕, 争分夺秒往外冲。剽悍的垃圾车尚未光临, 令人情绪稳定。目

光顺着街面一扫, 家家门前都直立着蓝桶。幸好! 看来自己的记性每况愈下, 一日千里, 越来越靠不住了!

傍晚去取蓝桶, 死沉! 打开盖子侦查, 垃圾原封未动。看看别家, 蓝桶同样在原地立正, 有家不归。

我明白了, 今天确实是绿桶日。但不知道谁带了一个坏头, 一条街都推错了。我跟风瞎折腾, 遭到戏耍。真想请自己吃两个纯正的大嘴巴子。从此应该响应故乡上级号召, “坚定信念, 一百年不动摇”, 以杜绝此类搞笑事件再次发生。

作者简介: 李双, 生于贵阳, 后居成都, 现居墨尔本。曾任报社编辑、记者。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 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四部, 短篇小说40余篇及随笔2000余篇。